

锐角
书系

新锐
小说家
随笔

New
Prominent
Series

我看到的脸

徐则臣

著

白烨 夏烈

主编

一个人的天堂 ■
我看到的脸 ■
高考后遗症 ■
用文学挣钱是门艺术 ■
在新奥尔良听爵士 ■
新媒体时代与文学 ■
如果我说，卡佛没那么好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I267.1

1212

我可见的脸

徐则臣
——著

白烨 夏烈
——主编



北航

C1631546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见的脸 / 徐则臣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39-3398-2

I. ①我… II. ①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7377 号

我见的脸

作 者: 徐则臣

策 划: 曹 洁

责任编辑: 董建生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53 千字

印 张: 7.75

插 页: 2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发 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 址: www.zjwycbs.cn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339-3398-2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徐则臣



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天上人间》、《居延》等。曾获春文学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被认为是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大家》），其作品被认为“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词）。部分作品被译成德、韩、英、荷、日、蒙等语。

策划：曹洁 | 责任编辑：董建生 | 封面设计：陈角

锐
角

书
系

新
锐
小
说
家
随
笔

New
Prominent
Series

总序

白桦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套“新锐小说家随笔”，以目前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新锐小说家为主要对象，选收他们在小说之外的散文随笔类作品，并由作家本人自选自编。而这里“新锐”一词的内涵，既有这些作家所分属 70 后、80 后等新的代际的意思，也有在文学造诣与艺术气度上卓有新质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锐”就是冉冉兴起的文学新星，“新锐”就是苍翠欲滴的文坛新绿。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与文坛由于多种因素的合力推导，已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剧烈变化。这种变化之中至为突出和最为重大的，从表面来看，是作品的丰富纷繁，是写法的多种多样；而从内里来看，则应是一代文学新人的迅速成长与长足崛起。而他们的接踵而至和联袂而来，带来的既有活跃不羁的笔法与文墨，

更有锐意十足的情趣与旨意。这从他们看取生活的着眼点，表现生活的兴奋点等方面，都可看到异样的风景，见出新变的端倪。

但一直以来，文坛内外的人们更为关注的，多是新锐作家们的小说类作品，他们在小说之外的写作，既被小说遮蔽了，也被人们忽略了。事实上，散文随笔类作品，因为讲求真实，行文随意，很能吐露心声，更易显示心迹，就作家个人的情感表达而言，显然较少矫饰，更为直接，人们可由此更为真切地走近作家，认知其人其作，了解所思所感。因此，这样的随笔作品，为小说等别的作品所难以替代，这套丛书的独特价值，也自然不言而喻。

就本辑先行推出和即将陆续推出的几位新锐作家来看，丁天、徐则臣、金仁顺等属于 70 后群体中的实力派，颜歌、马小淘等属于 80 后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小说创作中已经表现出了不俗的才情，其小说力作也给他们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但他们的散文随笔写作，因为或者尚未刊出，或者零散发表，还未及予以集束式的展示，算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并不为更多的人所熟悉。这次把他们的散文随笔作品结集出版，实属他们的此类作品的首次登台亮相，它向人们展示了他们散文随笔写作的新风采，也向人们显示了他们文学追求的另一面。相信这对于他们文学写作的全面发展，对于当下散文写作的再开生面，都会大有裨益。经由这些散文随笔的新人新作，读者也当会从中更加全面而深切地了解他们正在构筑着的文学世界。

浙江文艺出版社一向以编辑、出版现当代作家的散文类图书见长，在这一图书类别的出版方面，不仅起步较早，而且贡献颇多，已是行业无可置疑的龙头老大。现在，他们并不满足于已有的现状，而是把眼光聚焦在近年崛起的新锐作家身上，愿意为他们的散文随笔的出书重彩“作嫁”，这对新锐作家来说，委实是一件喜事，对于广大读者而言，也何尝不是一桩幸事。

“新锐小说家随笔”丛书，将根据新锐作家的写作情形与具体的约稿状况，分辑编辑，依次推出，不说好戏连台，也是大有可观，因而值得予以关注，敬请同好期待。

是为序。

2012年3月4日晚于北京朝内

“锐角”撬动时代的风景（代序）

夏烈

设想一种不可思议的状况，创作者们被编成一支纪律部队，每天由教官按时整顿，统一思想，赏罚分明，日复一日恍若永恒；恰巧，西线无战事，云浮意幽，诗情画意，各位按部就班地歌颂，差不多以为这和平可以永远下去。那么，突然有一天，教官死了，战事来了，茫然？痛苦？相信也不用等到那一天，就会有人问：我们愿意这样吗？也会有人怀疑：这世界真的这样？情形仿佛金·凯瑞演的三十岁的楚门，突然狐疑起世界难道就是他打小快乐成长的桃源岛？又譬如毕飞宇笔下八岁的小男孩，经不住地图的诱惑，引了“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一念间疯狂地从乌金荡奔向奇瑰想象中的大西洋……这就是人性，也是文学的本性：矛盾、运动、胡思乱想、丰饶多义；纪律是人间事，自由才是其翅膀。

既没有这样一支一劳永逸的队伍，我们做创作的最应独立担当两桩事：面对自我和面对世界。好的文学都是寻找自我的旅程，从中分离出一个物质以上的灵魂的层次；这个过程往往是在看待世界的关系中获得，换句话说，世界是让自我分离出灵魂层次或者灵魂境界的容器。

我们所注视的世界自然未必公平，因为它是物质界的运动，你老拿一个灵魂的标准去衡量它难免失望、纠结。但既名容器，结构谨然，变化繁复，充满形式的美和运动的美——即便是形式的瑕疵和善良意义上的恶，都是合乎设计的，是造物的故意，是审美的对象。聪明的作家从中享受到结构的乐趣和复述的可能性。也正因为物质界和灵魂层次的交错、合一，龃龉的身心又必须配合出有趣的情感、巧言令色的话语，文学，有了她各个层次的魅力。散文、随笔、对话、议论，我以为是我们有灵魂的身体——生命——在世界中最直接、真实、原始而富有诗意的表达，如果诗歌最大的理想是对付语言，小说最大的理想是对付结构，那么散文体最大的理想就是对付情绪：回忆的情绪、遭遇的情绪、原初的情绪、抽象的情绪、阅读的情绪、生活的情绪。所以，我们这次要选择散文随笔来作一回观察和归纳，目标是70后、80后的优秀的小说家们。

因为近乎同龄，我一直在意我们共同存在的世界的变迁，尤其是关乎文学的部分。我清楚地记得，在90年代末，对于70后

作家们来说，一个“纪律部队”的阵形轰然解体。完整的“纯文学”概念在80年代初被制作出来，教养了60后与70后作家，但到90年代末，它在社会认知中被彻底压缩，形成了类似白桦先生提出的“当代文坛三分天下”论。出版市场和大众阅读在90年代的兴起和2000年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的繁盛都是物质界的经济运动带来的必然。来自新时期思想解放和经典阅读所形成的教养，给70后在创作上的营养和束缚都是明显的——影响到他们从90年代至今的表现，同样还产生着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70后的观念在一阵子“美女作家”的炒作之后被80后作家的概念迅速覆盖，形成了一个社会公众认知上的“失踪”；但毫无疑问，今天迈向成熟的他们由突出的个体已然连缀成群体，告知他们在经典的影响焦虑与社会认知的失踪式焦虑中如何消化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练就代际的厚度和个体的特点。有趣的是，80后被市场消费、瓜分、抛弃、涤荡，少数80后作家在市场文学中扎下了脚跟，更多的市场份额则是被稍后的另一拨80后通俗作家们（网络和类型小说写作）替代。曾经宠子的荣耀最终同样须回归到亲证文学之本质的任务，解决自我和世界的基础问题。这是文学的母题，是作家严肃的命运。

说这一番话并不浪费，即便我们趣味高尚，终究必须操心观照生活，也即当代世界。卡尔维诺在劝告我们读经典作品的时候亦说：“当代世界也许是平庸和愚蠢的，但它永远是一个脉

络，我们必须置身其中，才能够顾后或瞻前……可以说，从阅读经典中获取最大益处的人，往往是那种善于交替阅读经典和大量标准化的当代材料的人”，他由此小结我们想要的创作：“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的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或者“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我在欣赏这套丛书中的散文随笔时，能够见到作家们把时代处理成背景轻音或者让自己的话语坚持成为一种背景噪音的能力。

至于白烨先生和我作为“当代世界”的文学评论者，我觉得这套丛书对我们还有职业身份的另一种意义。白烨先生是少数的从新时期评论一直到新世纪评论依旧脚步健硕和有发言权的人物；我则起步于2000年前后的新锐作家批评，却对80后作家、网络文学特别关注，更是不知深浅地推动着“类型文学”这个概念的流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觉得文学评论的功能在这个世界一方面被发达的传媒压抑，比如时评、报纸电视的文化新闻、网络评论、微博的意见互动等，都比我们这行的传统工夫快捷、有影响力，但我们还得尽量做专业的维护和发展，做现象分析和文本细读；但另一方面，我一直在寻思评论家在当代世界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怎样介入大众文化生活，介入历史和社会运动的构建。我想，我们有可能是物质界和灵魂界的平衡者，是看门人。

鲁迅所谓“肩住闸门”的活我们应该多承担些。过去和未来的创作者未必是我，但评论者却可以具有高贵的品位、宽厚的见地、灵活的阐释。那么，本着一种见识和责任，我认为 70 后、80 后的散文随笔创作远没有像他们的小说那样被重视，这会错过品尝飨宴的契机，如果不鼓励推动，对创作和阅读的生态都不利——我所期待的是，当下的作家用不同的质感，创造出与“五四”小品文或八九十年代美文潮同样的辉煌。

丛书名“锐角”，对于创作者来说是锐气和新意，而对主持其事的评论者、策划者、编辑者来说，更珍视锐角撬动时代的价值。一个庞然大物就是被一组杠杆所搬起的锐角改变了运动轨迹的；更何况这世界最值得被观赏的风景，正是清晨的太阳自地平线升起所形成的锐角。因此，谢谢欣然允诺加入我们“锐角牌”的作家们！

2012 年 3 月 18 日于桂苑书房

自序

徐则臣

文艺圈里几千年来一直流行一种古怪的表达方式：写诗的喜欢说自己的字更好；画画的爱说自己文章最佳；著名的书法家介绍自己时，通常是琴弹得最好，棋艺次之，诗文第三，最差的是字。不知道是不是自谦。但我从来没见过哪个铁匠说，其实他木工活儿更漂亮；也没听过哪个大夫说，归根结底他是个大裁缝。所以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搞文艺的喜欢如此别致地篡改自己的身份。难道的确是阴差阳错，该诗人的字就是比文章好，该画家的文章就是比他的画强？而那位著名的书法家，他可以干好很多别的事，偏偏造化弄人，挑了一顶最不像样的帽子戴着了？我是一个写小说的，如果这世上只剩下一条活路让我走，我还是会选编故事——这个选择基于我对自己手艺的信任。可是有一天，突然有人真诚地跟我说，你的散文随笔写得更好。我纠结了。

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我不能断定这是夸我还是损我。跟一个以小说家自居的人说，你的散文随笔更好，是不是相当于告诉一个外科医生，你的针线活儿一级棒？我看有点儿像。我对他微笑以示感谢。如果对方的脸是一面镜子，我肯定会看见自己的笑跟哭差不多。最近，又有人用这种方式残酷地夸奖我了。

一回纠结，两回我就开始反省了。反省的结果并非如你所想，我的确发现自己的小说写得不如散文——这点顽固的自信我还有；反省的结果是，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诗人爱说自己的字更好，画家要号称自己文章第一，而书法家必须标榜自己的字等而下之：我已经提前告诉你了此身份就是一误会，你要再当真，那就是你自己找没意思了。相当于我是流氓我怕谁。如此这般，退一步海阔天空。内心纠不纠结我不知道，微笑起来肯定不会有我那么难看。

当然，也许人家确有此自谦的雅好，也有宽宏的雅量，不论暴风雨多大脸上都挂得住；那我这纯属咸吃萝卜淡操心，以小人之啥度君子之啥了，请多包涵。

现在要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纠结了，我反省了，我还是在写小说之余继续写散文随笔了。理由很简单：我有话要说。跟这个相比，纠结不重要，笑跟哭一样难看也不重要。有些情小说抒不好，有些理小说讲不清，有些话小说就是说不明白，但我又必须把它说出来——我就是一个用汉字来表达自我的人，不说话

会憋死。所以，我坚持以小说家的身份顽固地写散文随笔。

还是当然，肯定有人会说，真把自己当碟菜了，管你裁缝还是铁匠，写出来好文章才是硬道理。道理硬不硬我说了不算，我能说的是，这些文字确乎发生在我的小说之外，故事涵盖不了它们，而我又不得不写出来：它们有其存在的必然理由。修辞立其诚，此之谓也。

2012年1月于中关村大街46号院